

第1章

陸盛杏看著自家爹爹那種樣子，直有種掐死他的衝動，明明都一把年紀了，怎麼就沒點長進呢，那麼明顯的套子也會掉進去？

「娘。」陸大禮跪在明亮的青磚地上，囁嚅著跟陸老太太求情，「兒子錯也錯了，好歹錯得也不大，我們陸家又不缺一雙碗筷，就讓兒子收了她吧。」

「收了她？這是你提的，還是她提的？」

「自然是兒子提的，娟娥自知理虧，什麼也沒求。」

陸老太太端起青瓷碗，對著茶湯輕輕吹了吹，啜了一口潤潤嗓子，這才回道：「是嗎？」

見母親似乎不信，陸大禮急了，「娘，真的，娟娥她……她真的什麼都沒求，是兒子對不起她。」

陸老太太放下青瓷碗，忍不住在心裡暗嘆一口氣，沒用！

她嫁進陸家時，婆婆身體已經不大好，於是她少年媳婦掌家，後來歷經丈夫早亡的打擊，更是練就一身喜怒不形於色的本事，眼見大兒子跟借住的親戚私底下好上了，雖然她心中氣極，臉上卻是平靜無波。

相較之下，陸二禮比較懂事，也不若大哥那樣沒眼色，母親雖然看起來沒有不高興，但心裡肯定是生氣的，陸家是母親當家，他才沒傻到要替那沒用的大哥求情。二房太太趙氏跟幾個姨娘皆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，等著看熱鬧。

至於大房的幾個姨娘自然是要多傻眼就有多傻眼。

上個月大太太李氏上玉佛山去吃十年一次的「三月齋」，是祈福，但也是苦差，說簡單點，就是困在山上吃素唸經三個月，原本陸老太太自己想去給全家祈求平安，但被李氏勸退了，說山上太冷，婆婆年紀大了還是待在家裡養身子，她這個大媳婦去就好。

陸老太太自然覺得這媳婦窩心，李氏雖然不夠伶俐，但孝順這一點真沒話說，放眼她來往的幾戶人家，老太太們都想去參與這十年一次的佛法盛典，只有她的大媳婦願意替她上山去吃三月齋。

孝順的大媳婦為了全家半出家三個月，可是大兒子卻在這時候惹出大事，即便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她也沒辦法不生氣。

遂心院的花廳上，另一個火冒三丈的就是大房嫡女陸盛杏了。

她是知道自家爹爹不靠譜，但沒想到會這麼離譜，那個李娟娥是誰，是她的族姨，母親的族妹！

李娟娥在七、八年前嫁給秦家四爺當貴妾，秦四爺夏天病逝後，秦四太太把無子姨娘都休了，其中包括李娟娥。

她的父兄已經搬到江南，她原本只想在陸家暫住一陣子，等哥哥派人來接，卻沒想到病倒了，後來身子養好了，天氣又轉冷，大雪難行，等李氏年後上玉佛山，她不知怎地就跟自家爹爹搞出事兒來，自家爹爹還想收她當姨娘。

自家爹爹大抵是覺得此事不好說，刻意選在早上大家向祖母問安的時候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說要收李家族妹為妾。

陸盛杏完全知道父親是怎麼想的，除了她娘，大夥兒都在呢，祖母一定不想讓孫子輩的見長輩笑話，勢必會答應。

但她也完全知道祖母是怎麼想的，門兒都沒有！

陸大禮急得一頭汗，「娘，兒子是真心喜歡娟娥的，她讀的書多，兒子跟她能說話。」

此話一出，大房幾個姨娘的臉色都不好看，丈夫這話是在嫌棄她們沒讀書嗎？

「而且……」陸大禮一咬牙，「娟娥她有了。」

陸老太太依然不疾不徐，「哦？」

「娘，娟娥有了，兒子這年紀，就盛杏跟勝崎兩個孩子，勝崎還是好不容易才生出來的兒子，二弟的兒子勝順都差不多可以說親了，勝崎才剛剛過啟蒙，大房人丁實在太少，娟娥肯定旺夫……」

陸盛杏實在聽不下去了，忍不住打斷道：「祝嬾嬾，妳帶著勝崎直接去凌先生那裡，譚嬾嬾，帶大少爺、二少爺跟幾個小姐也過去。」

生下陸勝崎的珮姨娘滿臉感激，二房太太趙氏跟幾個有子姨娘也巴不得有這麼一句吩咐，大房老爺真是不像話，孩子都在呢，居然連房事都要說起來，誰想聽吶！奶娘們很快地把少爺和小姐帶了出去。

陸盛杏卻是不用，因為她不僅是大房嫡女，還是下堂妻，倒是不用避著。

她是隔代指腹，陸家老太爺跟一位姓蘇的京生年輕時說好要當兒女親家，沒想到陸老太爺只生了兩兒子，蘇姓京生生了四個兒子，這婚事自然不成。

後來他們又說了，兩家長子的第一個孩子若是一男一女便讓他們成親。

如此，陸家一路為商，而蘇姓京生自己雖然沒能再上一步，兒子卻是一舉過了拔萃科，而且靠著娶到福泰郡主，一路官運亨通，扶搖直上。

福泰郡主的第一胎是兒子，取名蘇榭，陸家大房太太李氏生的是女兒，取名陸盛杏，按照兩家老太爺當年的約定，蘇榭得取陸盛杏為妻。

但陸家不是沒腦袋，當年是富商與窮京生之約，能約得起，誰知道三代後變化這麼大，一個商人女兒怎麼嫁給福泰郡主的兒子？而且蘇榭不但出身好，自己也爭氣，年僅十六就過了書雋科，登殿不過早晚。

於是陸家很自主的派人去蘇家問了意思，如果蘇家願意，那陸家當然願意，但如果蘇家覺得不好，陸家也覺得沒關係。

蘇家這下子可愣了，心想著這陸家好奸詐啊，居然把這燙手山芋扔到他們這邊。

不娶，是言而無信，為人為官若是言而無信，何以對人？

娶了，那真是太太太太委屈自家的孩子，蘇榭前途大好，應該要娶個門戶相當的千金貴女，娶個商人的女兒？對官運沒幫助不說，還很丟臉。

就在猶豫之間，蘇老太爺拍板，娶！

陸家把問題丟給蘇家，卻不把當年的婚書一併退回，意思很清楚，是希望蘇家回憶一下，當年這三代指腹，可是蘇家自己提出來的，陸老太爺更是看在這分兒上，資助了窮困的蘇家不少銀子。

於是雙方行禮如儀，陸盛杏十五歲那年，八人大轎，十里紅妝，風風光光嫁入福

泰郡主府，成為蘇科士的正妻，但……也只有這樣了。

蘇樹不喜歡她，洞房花燭夜和衣背對她裝睡一整晚；隔日新婦要奉茶，福泰郡主那裡遣人來交代免了；後來蘇樹說要準備考試，搬到書房去住；三年後她因為無子被休了。

當了三年的正房太太，她卻連丈夫的正臉都沒看過。

當初陸老太太頗為猶豫，後來禁不起兩個兒子連番說服，說陸盛杏嫁入郡主府肯定能對陸家有幫助，幾個弟弟將來靠她疏通，捐官不算難事，陸家飛黃騰達，指日可待。

也是陸老太太自己糊塗了，明明知道門戶差距過大，卻以為憑著孫女的伶俐以及美貌，肯定能得到蘇科士的歡心，等生下兒子，一切都好說，卻沒想到她入門三年，只看過丈夫的背影一次。

基於補償心態，陸盛杏回家後，陸老太太十分寵讓她，這也就是她之所以能在遂心院花廳打斷父親說話的原因。

陸大禮還在苦苦哀求，「娘，您就答應吧，好歹是我的骨肉，總該給個交代。」

陸老太太陷入沉思。

爬床是規矩不好，但若有了孩子卻另當別論，大房的血脈確實少，需要添添喜氣。

陸盛杏眼見祖母猶豫，連忙出聲，「祖母，孫女覺得此事不妥。」

「哦，妳倒是說說。」

「母親愛憐我是下堂妻，才會答應暫時收留一樣被休出的族妹，可這族妹卻沒有半點感激，不但爬了姊夫的床，連孩子都有了，只怕母親還沒上玉佛山，她就已經和父親暗渡陳倉，這樣的女人要成為自己院子的姨娘，我覺得母親可憐，孫女不希望做了善事的母親要遭這種罪。」

陸大禮急道：「丫頭妳……妳、妳怎麼這麼說呢？她好歹是妳的族姨。」

陸盛杏不理他，仍舊定定的看著祖母，「祖母，無規矩不成方圓，家裡的丫頭要是沒經過主母允許爬了床，那可是要打得不能下床就往外扔的，若是這樣抬了姨娘，我只怕以後弟弟房中的大丫頭都不安分了，個個想爬床，勝順正是情竇初開的年紀，要是大丫頭勾引勾引，沒喝藥就伺候了，等到有孕可怎麼辦？難不成還正妻入門前就有庶子女嗎？這話要是傳了出去，哪戶好人家肯把女兒嫁過來？姊妹們只怕也難說到好親事，總而言之，都是家中規矩不好。」

話才說完，二太太趙氏便跪了下來，意思再明顯不過。

她膝下有勝順以及盛菊、盛桃兩個女兒，另外有庶子勝赫、庶女盛梅。勝順和盛梅正在說親，盛菊也差不多要開始準備了，要是大伯真娶了來投靠的妻妹，外頭的人知道了，勝順是說不上好姑娘的，盛梅、盛菊也只能說進次一等的人家，女人難做，將來有點什麼都會被嫌家風不嚴。

至於大姑娘卻是不同，雖是下堂妻，但京城誰說起陸盛杏不同情三分，都說蘇家沒良心，當年靠著陸老太爺的幫助，才過得上有僕人的生活，能專心考試，卻是如此對待他的孫女，沒把她當成蘇家人看，饒是如此，陸氏卻是鬧也沒鬧過，被休也不埋怨，足見婦德。

二房幾個姨娘也都跟著一起跪了，連帶大房唯一有生兒子的珮姨娘更是跪得超大聲。她是李氏的陪房，跟李氏既是小姐丫頭，也是太太姨娘，感情非比尋常，且李氏對他們母子一向寬厚，李家族小姐手段這樣低俗，要是真嫁進來，還不知道會出什麼幺蛾子。

陸大禮見氣氛不是很好，慌了，開始口不擇言，「娘，萬一娟娥肚子裡是個帶把的那要怎麼辦？難不成讓他這輩子抬不起頭，見不得人嗎？我都這年紀了，好不容易才有了第二個兒子啊。」

陸二禮聽到這裡真是忍不住了，「大哥怎麼知道是兒子，萬一是女兒，這姨娘可不是白抬了？」見妻子使了個眼色，他又道：「娘，兒子覺得盛杏說的對，大嫂是好心，怎知道那李氏狼心狗肺爬了姊夫的床，還連孩子都有了，這得偷偷來往多久啊，怕先前的病是裝的，只為了繼續賴住，對於這種女子，大哥不趕走，還想給名分，要是傳出去，誰敢把女兒嫁過來？難道您不想看著勝順說上一門好親事，娶進一個好姑娘，讓您抱抱曾孫嗎？」

陸老太太一聽到曾孫這兩個字，臉上終於有了些許表情。

丈夫雖然有才能，卻早逝，兩個兒子都沒用，她一個女人實在撐得很辛苦，所幸勝順出息，前些年雖然惹出大事，但好歹知錯能改，現在已經回歸正途，做事情也有幾分丈夫當年的手段，她總想著給勝順取一門好媳婦，等生下兒子，就把田租之事讓他掌理，自己含飴弄曾孫，過上逍遙日子。

「祖母。」陸盛杏往前一步道：「這李娟娥如此沒規矩，不宜留在府內，免得姊妹們的名聲白白被敗壞。」

陸大禮正煩惱，聽到女兒如此說，更生氣了，「妳怎麼能這樣說妳族姨，她好歹是妳長輩。」

陸盛杏笑了出來，「我可沒這麼不要臉面的長輩。」

「妳妳妳……」陸大禮妳了半天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只能轉頭用哀求的眼神看著老母親。

「祖母，孫女想到一個辦法，讓管家去外頭找間宅子，兩丫頭、一婆子，伺候那李娟娥待產，無論男女，都讓她自己選擇，可以自己撫養，也可以帶回府中交給母親教養，至於這段期間，爹爹喜歡可以住那兒，或者兩頭跑都沒問題，把她當外室，就不會影響弟弟妹妹們說親了，畢竟勝順是家中大少爺，他的婚事不能出一點錯。」

半晌都沒說話的陸老太太一拍鳳凰花雕扶手，「好，就這麼決定。」

陸盛杏回到自己居住的渥丹院，只覺得了卻一件心事，十分愉快。

舜英替她除下披風，笑道：「小姐今日在老太太那裡真威風，婢子們看得可痛快了。」

陸盛杏得意一笑，「是吧。」

陸大老爺雖然腦子裝水，但畢竟是主人家，舜英也不好多置喙，她替陸盛杏收好披風，又端上管家送來的太平猴魁。

陸盛杏端過茶盞，茶色清，香味濃，一聞就知道是茶中上品，一喝果然，苦中帶

甘，香氣絕頂，心想祖母可真疼自己，這麼好的茶都送過來渥丹院，勝順那裡的茶都未必有這麼好。

甯嬪嬪給她端上荷花酥，笑道：「今日多虧小姐，要是讓那種女人進門了，只怕鎮日雞飛狗跳，真不知道大老爺在想什麼。」

不像那幾個大丫頭一樣有顧忌，甯嬪嬪是陸大禮的奶娘，自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何況又是大實話，沒人敢說她不是。

陸盛杏拿起層層疊疊的荷花酥，一口咬掉半朵，「就仗著讀過幾本書唄。」

「小姐的方法雖然好，不過萬一她真生了兒子，把孩子送回陸家，藉機糾纏怎麼辦？當初李家想讓她嫁給平民當正妻，她偏偏要到秦家當四爺的貴妾，足見貪慕富貴，這回好不容易又撈到大老爺這條傻魚，恐怕沒那麼容易罷手。」

「甯嬪嬪安吧，那李氏不過裝孕而已，就爹那麼好騙。」

甯嬪嬪連忙走到門口，左看右看後把門關了起來，回到陸盛杏身旁，低聲問道：

「裝孕？她買通客房的下人了？」

「那可不，她一進來我就讓珮姨娘盯著她。」陸盛杏把剩下的半朵荷花酥吃掉，用帕子擦了擦手，「連跟她串通的大夫跟嬪嬪我都知道了。」

甯嬪嬪笑道：「小姐可真聰明。」

不是聰明，是一她知道。

她就是知道。

花廳上的眾人沒人說話，在父親的苦苦哀求下，祖母會看在大房子嗣單薄以及李娟娥有孕的分上，同意把她抬作姨娘。

母親對姨娘一向寬厚，加上和李娟娥是親族關係，常常讓她到一進的廂房中吃正妻才能吃的菜。

約莫過了三個多月，一日黃昏時分，李娟娥突然腹痛如絞，請了大夫開了藥，還是沒保住，父親震怒，開堂大審，李娟娥起初裝得唯唯諾諾，後來在父親一再保證下，才說在母親房中吃了東西，語末又補了一句「可是我相信太太不會害我」，父親覺得她真傻，怎麼這樣善良，李娟娥後來被父親「說服」，終於相信是母親要害她，哭訴著要公道。

母親百口莫辯，從此這個善良的主母成了狠毒婦人，被送到鄉下反省了一年。

由於李娟娥受了委屈，父親對她更加呵護，百般寵愛，等她生下勝陶，父親力排眾議讓她成為貴妾。

隔年，春暖花開，陸家的桃花開得很美，李娟娥請姪女李媚兒來賞花，李媚兒不知道使了什麼手法，竟然讓勝順闖入她的房間，於是李家吵著要交代，勝順一直說是福伯傳話，告訴他大伯父在客房等他，讓他直接進門就好，所以他才會在日落時分直接進入客院廂房，但福伯卻說他從沒講過這樣的話。

勝順的妻子再不願意，也只能喝了李媚兒的茶，讓她成為姨娘……

這些陸盛杏都知道，因為都發生過。

她是陸盛杏，但又不是原本那個陸盛杏，她活過，死過，再世為人。

由於吃過了苦頭，所以今生她學乖了。

前生，她在福泰郡主府上百般討好，卻是什麼用都沒有，被笑話了三年，所以今生她什麼都沒做，好笑的是因為這樣懂事，她被休的那日還得到一大筆銀子，蘇榭甚至讓人傳話，以後若有需要，且不違反大黎朝律法，可以找他幫忙。

她不知道該有什麼樣的情緒，未曾謀面的夫君第一次對她表示出善意，居然是在休妻的時候。

而後跟記憶中一樣，她回到府裡才一個月，李娟娥便上門投靠，隔不到半年，李娟娥便號稱有孕，只是這一次沒有人可以誣賴她娘給人下藥，讓她娘受委屈。

上輩子，她娘被送往鄉下住了一年，因為不習慣又心裡委屈，沒多久就病倒了，從此留下了病根，就算回到了京城也養不好。

那日她跟母親原本在說話，後來母親睡著了，她坐在床邊想事情，卻沒想到頭上珠釵的珍珠突然落下，滾進床底下，母親的房間一向乾淨，加之她從小頑皮，便自己爬進去撿，就在這時候李娟娥進來了，大概實在太得意，又沒想過床底下有人，於是自己講了起來。

「姊姊，妳命真好，明明咱倆是同一個祖父，怎麼妳的父親就這麼本事，把財產翻了幾番，而我的父親就這樣沒出息，一日三頓都困難，同樣姓李，妳能嫁入大戶人家當正妻，我卻只能當妾。

「不過現在都不要緊了，妳快死了，而正妻之位會是我的，大老爺這麼喜歡我，我又生了兒子，老爺肯定會把我扶為正妻，命好不如自己爭氣，我就挺爭氣的是不是？用一個沒存在過的孩子逼得妳到鄉下莊子反省，再買通僕婦下藥讓妳體虛，等我成為填房正室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妳女兒嫁出去。」

李娟娥輕笑一聲，掩不住的得意。

「姊姊啊，我還真服了妳，這種被休的女兒也留在家裡養，聽說趕車的老于始終討不到老婆，我就把盛杏許給他當妻子，妳說好不好？省得她意見這麼多，簡直麻煩，我啊，看到麻煩不去除就全身難過，哎，大老爺午睡快醒了，他是不把妳放在眼裡，但對我可寶貝得要命，我得去陪著，不然他醒來看不到我會不高興，我就不陪姊姊了，姊姊啊，妳就好心點，快點死吧，別讓等我太久啊。」

等李娟娥離開後，陸盛杏從床底下爬了出來，氣得全身發顫，久久不能言語。

她是被休了，但也知道是門戶問題，她倒真沒想過人心可以這樣險惡，母親明明對李娟娥很好，滑胎之事也只以為是不湊巧，母親就是運氣不好，沒想過是李娟娥有心陷害，更荒謬的是，老天好像在幫李娟娥一樣。

她急著去遂心院要向祖母告狀，祖母院中的嬤嬤卻說祖母下午受了點風寒，現在頭正疼，要她先別打擾，隔日便聽說祖母發起高熱，接下來持續了幾天都不見好轉，父親說趁著天晴要全家去玉佛山給祖母祈福，她上了馬車，馬車裡原本還有陸盛菊，後來趙氏人不舒服，陸盛菊便去母親坐的馬車上給鬆鬆肩膀，偌大的馬車裡就剩下她一人，馬車一路往前，一路往前，一路往前……沒再停下來。

駕車的是老于，他說自己迷路了，於是他們在外面待了一天一夜，直到陸家的人來找。

祖母知道後抱著她哭泣，祖母相信她，但沒有用，女人實在太艱難了，事實上她

就是跟老于孤男寡女的在外面過了一夜，這跟小私奔也差不多，為了陸家名聲，她只能嫁給老于，若留這樣一個姑娘在家，弟弟妹妹都不用說親了。

陸盛杏同意嫁，條件是不能讓臥床的母親知道，但是不用想也知道，還是有人把話傳了過去，母親激怒交加，臨嫁前讓她逃，她還擔心著弟弟妹妹的婚事，母親卻是一陣苦笑。

「不用擔心，妳走了，他們自然會安排，此後人人都知道陸盛杏自盡，耽誤弟妹這種話也只能騙騙妳這個傻丫頭。」

陸盛杏聽了母親的話，真的逃了。

她逃到一個小村落，說自己是被趕出婆家的剋夫寡婦，在小村莊過起深居簡出的日子。

一年多後，在里正的媒合下，收養了一個農家養不起的兒子，兩歲多的小孩子很可愛，她也盡心盡力撫養，讓他學習讀書寫字，等他十六歲說親，她原以為自己可以過上含飴弄孫的好日子，卻沒想到那孩子狼心狗肺，把她的銀子首飾什麼的搜刮一空後跑了，媳婦一見丈夫不在，收拾了東西就回娘家，把她一個人扔在那裡。

當下她整個人都傻住了，她從小養大的孩子啊，居然這樣對她？！

她也沒別的生活本事，剛開始還能勉強靠著繡活支撐，後來染上風寒，咳得什麼也做不了，藥也買不起，都不知道自己活著到底為什麼。

陸勝崎找到她的時候，她已經是貧病交迫的狀態，躺在床上數日，米粒未進，屋頂破了也沒修，雪花從破口處一直落下，屋子冷得跟冰窖一樣，她卻連起身添柴的力氣都沒有，始終在想自己到底哪裡做錯了，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地步？

陸勝崎說，爹後來發現李娟娥幹的好事，直接把她扔往鄉下莊子幹活，這十幾年來花了好多銀子一直在找她這個女兒。

陸勝崎見從小矜貴的姊姊變得如此落魄骯髒，內心難過，但想起找到人總算是喜事，於是打起精神，「姊姊，我們回家吧。」

陸盛杏虛弱的點點頭。

「我已經成親了，現在有三個兒子、一個女兒，妳要是看到他們肯定會喜歡，爹的頭髮都白了，見到人可不要不認得，他這幾年老叨唸著妳，還說萬一哪日自己先走，讓我也得繼續找。」

聽弟弟絮絮叨叨的，她想到他小時候若是挨了凌先生戒尺，肯定會跑來跟她哭訴，說凌先生是夜叉云云。

想到這裡，她忍不住想笑，卻完全沒有力氣。

陸盛杏覺得自己的命運真的很荒謬，她明明是陸家的大小姐，福泰郡主的嫡長媳，現在卻淪落到躺在小破屋中奄奄一息。

她頓覺累得不行，耳邊聽著弟弟的叨唸，慢慢閉上了眼睛……

卻沒想到一醒來，她回到了出嫁前一天，她在美人榻上小寐，四歲的小勝崎下了學堂回到家，便衝來她的院子，一看到她就抱怨道—

「姊姊，姊姊，妳聽我說，凌先生真是太不講理了，今天才剛剛上完《詩經》中

的幾篇，居然讓我背出來才能走，我背得慢了，還挨了兩下。」

看著陸勝崎氣得鼓鼓的小臉，陸盛杏一度以為前生只是場夢，是她要出嫁太不安了，才會作那麼稀奇古怪的夢。

她笑著安慰弟弟幾句，但總覺得心神不寧，後來她帶著弟弟到了母親的春和院，見到母親的瞬間，她的眼淚便奪眶而出，真的是娘！那個寵她愛她的娘！她情緒激動，心裡痛到不行。

她這樣的反應可把母親嚇了一跳，母親把她摟在懷裡安慰了一番，說福泰郡主年年都布施濟粥，肯定是好心婆婆，讓她別擔心。

隔日拜別父母，那過程更是似曾相識，好像經歷過一樣，陸盛杏心不在焉的上了花轎，聽著吹吹打打的喜樂聲，內心卻更加明白，拿蘋果，過盆，踩瓦，拜天地，那些都是真的，所以她想母親時心很痛，摸到手腕時卻覺得皮膚冰涼，她連花轎在中途會被耽擱一會兒都知道。

怎麼會這樣？

陸盛杏突然想起年幼時跟祖母去玉佛山拜拜，她早就忘了當時抽中的籤號，只記得自己從那放滿籤詩的籤格中抽出一張，拿去解籤時，卻難倒那位老和尚了，他說沒見過這籤，後來他讓她等等，約莫一盞茶時分，一個更老的和尚拿著那張粉紅色的籤詩出來，她這才看到自己抽了一張凶吉籤。

她只看過凶籤、吉籤，什麼是凶吉籤？

老和尚摸摸她的頭，一臉慈愛的解釋這叫作雙命籤，代表否極泰來，是好籤，但得忘盡前塵，才能大吉好命。

陸盛杏頓時豁然開朗，所以她是真的重生了，結束了貧病交迫的前生，迎接大喜之日重來的今世。

上輩子，她自覺是千金小姐，又承襲了母親的美貌，總聽著祖母說「蘇科士看到你肯定心就軟了」，於是她各種汲汲營營，就是想讓蘇榭喜歡她，結果三年努力只換來他的不屑。

所以這一次她不這麼做了，她心中明白，福泰郡主看不起她，蘇榭也看不起她，不是名門貴女，她的容姿性情一點意義也沒有，她便安安靜靜當她的蘇夫人，新婚之夜也不用等了，反正他進門倒床就面朝牆壁睡，等人這麼累，不如自己先休息。

這樣的日子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到頭，幸好蘇家三代科考，藏書十分豐富，於是她開始讓舜英去書庫取書，慢慢的倒也有了點興趣，有本書中甚至還夾了一張京城的地圖，她才知道原來京城這樣大，其中她最愛看的便是《商經》，一百多本她都看完了，有幾本甚至多次複讀。

她知道自己會被休，她打算回陸家後把嫁妝換成現銀，開始做生意。

陸家是很不錯，但那些田產不會分給她，從前生的教訓她知道，如果就那些固定銀子，實在太不保險了，要是哪日遇到個沒良心的，心血就付之一炬，若當初她把銀子拿去買鋪子，每個月收租金，後來也不會因為錢財被養子拿走而貧病交迫。她至今都記得，前世十二月的天，她躺在破屋裡，飄進來的雪花落在臉上，冰涼

徹骨……

既然上天給了她第二次機會，她便要活得精彩，她要像《商經》裡描述的那幾個成功的女商人一樣，當然更重要的是，她要保護家人。

她無力阻止李娟娥住進來，因為當時李娟娥模樣淒慘，這種情況若不收留，反而顯得母親狠心無良，但她可以阻止李娟娥成為妾室，只要她搬出去，正妻陷害妾室一事便不會發生，母親不會被打發到鄉下莊子，不會生病，也不會在聽到她要被嫁給老于時急火攻心，沒多久就去了。

她會趨吉避凶，但不打算報仇，重生在大喜前一日，她的憤怒與怨恨在福泰郡主府裡已經磨平了，那三年她想了很多，慢慢地從驚慌、憤怒沉澱下來，剛開始她必須一直說服自己，陸盛杏，妳好不容易有第二次機會，要好好活著，不要浪費，上天如此垂憐，就不應該用來哭，要多笑。

後來慢慢的，她發現自己真的可以笑出來，而且是很真心的笑，一點也不勉強，她記得那些人那些事，但不再把他們當成最重要的，因為老和尚跟她說過「得忘盡前塵，才能大吉好命」，既然自己如他所說的重生了，那麼就如他所說忘記前塵，開始預知的今生。

第2章

陸盛杏要開鋪子的事並沒有受到太多阻礙，主要是陸家都知道福泰郡主府給了她不少銀子，加之大黎朝民風開放，京城就有不少女東家，陸老太太總覺得自己當初耳根子軟害了她，一個女人被休過，再嫁也嫁不到多好，既然她有想做的事情，就隨她去。

小滿過後，天氣晴朗，涼風颯爽，陸盛杏換上男裝，領著院裡伺候的舜英和舜華出門了。

倒也不是她多有把握，馬上出門開鋪子去，而是她當了十五年的大家閨秀，又當了三年的高門媳婦，回到陸家又是小雪過後，天氣轉冷，歷經寒冬、春雨，實在悶透了……好啦，她只是想出門走一走。

在福泰郡主府時，她常常聽到下人說起香月湖有多好玩，當時她便想著等自己被休了，一定要出來看一次，現在正是好時機啊。

在湖畔叫了漁船往前開，果然，名不虛傳。

船隻蕩漾，點點碎水聲，桌上擺著清茶鮮果，襯著遠方翠綠山色，頗有幾分詩中情境。

船遊半日，正打算往回走，船婦卻是「咦」的一聲，陸盛杏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，不遠處湖島岸邊站了七八人，男子多，女子少，正跟他們猛揮手，旁邊有艘半沉的漁船。

那船婦「唉呀」一聲，「那小島附近一圈底下都是石頭，那梢公怕是才靠湖不久，所以不知道，把船搖了過去。」

船婦雖然想過去載人，可湖上討生活有規矩，人家既然包了船，就是這天的船主人，船主人說啥就是啥，如果船主人沒主動開口，就連問都不能問，反正是在岸上，又不是在水裡，她回岸時再通報一聲，讓人過來接，最多就是讓那些人再等

一會兒。

若時辰早些，陸盛杏也不想多事，自己雖是男裝，但容貌身量一看就知道是女子，自己先回岸上再讓漁船過來接是比較恰當的方式，可是現在都快西時了，再折騰下去怕天要黑，男子也就罷了，那三個女子怕受不住。

「把船開過去吧。」

那船婦馬上笑道：「大爺好心。」

不一會兒，漁船已經靠到島緣，船婦怕船下有石，不敢太過靠近。

領頭的是個約莫二十歲的藍袍青年，朗聲說道：「多謝。」

對方有禮，陸盛杏也不好意思不回應，「幾位快些上來吧。」

這下才看清對方共五男三女，有三個男的看起來年紀和藍袍青年差不多，但外貌卻差很多，藍袍青年身形頗長，氣度清朗，一臉正氣很引人好感，即便現在算是小落難，也沒驚慌的樣子，另外一個雖然衣飾華貴，可站在藍袍青年身邊就跟個書僮差不多，再旁邊兩個一看打扮就知道是下人，剩下的就是六十幾歲的梢公。三個女子中有個十五、六歲，妝容精緻，頭上插著東珠步搖，舉手投足盡顯嬌氣，一看就知道是主人家，旁邊有兩個丫頭伺候著。

藍袍青年道：「快點扶妳家小姐過去。」

丫頭一臉為難，那船停在離岸邊還有一小段距離，都不知道要走多深。

東珠少女也是一臉不願意，「表哥，你讓他們把船開過來些。」

藍袍青年笑道：「妳沒看到我們的船是怎麼沉的嗎？要是再沉一艘，今天就不用回去了，難不成妳想在這裡過夜？」

東珠少女撒嬌卻換來一陣笑斥，心裡感到委屈，雙手絞著手絹，彷彿等一下就要哭出來。

陸盛杏忍不住想笑，這少女腦子裝水啊，現在是撒嬌的時候嗎？太陽都轉色了，眼見要下山，還表哥呢。

在她身後的舜英直接噗哧笑出來，「小……大爺，這姑娘挺有意思的。」

陸盛杏一邊笑一邊搖頭，「那表哥真可憐，攤上這種沒眼色的表妹，女子顯嬌顯弱，可不是在這種時候啊。」

她已經開始後悔了，原本以為讓人上了船就能離開，不想居然遇到這種傲嬌的。

「這位公子。」藍袍青年又喊，「不知道公子船上的是梢公還是船婦？」

「船婦。」

「船婦，妳過來把我表妹抱上船，上船後我給妳一兩銀子。」

那船婦一聽就高興了，她一個月都賺不到這麼多，下去抱個姑娘上來就有一兩，才二十步路不到呢，太好賺了。

就見船婦虎虎生風涉水而過，把東珠少女一下扛起，東珠少女委屈勁兒還沒過，人已經在船上坐好了。

陸盛杏簡直想拍腿大笑，這藍袍青年有意思，居然還有這一招，也是啊，這姑娘要是繼續撒嬌下去，大家都要陪她困在這兒了。

剩下的不是男子就是丫頭，也沒什麼好裝害怕，很快的都上了漁船，就只剩下那

個梢公，似乎猶豫著自己應不應該上去，還是等同行的空船來，畢竟自己搞砸了客人的遊興，人家可未必願意同船回去。

此時，陸盛杏跟藍袍青年異口同聲道：「還不快點上來。」

梢公大喜，「多謝兩位爺。」很快的他也走過淺水，上了船。

船婦便往回走。

藍袍青年對陸盛杏拱拱手，「在下姓解，解木，這位是我表哥朱光宗，這位是我表妹。」

「我姓李。」陸盛杏知道自己女扮男裝看起來還是個女子，不太願意用本姓，隨口說了母親的姓氏。

解木回道：「今日我們表兄妹三人落難，多謝李爺。」

「解爺太客氣了，不過舉手之勞。」

朱光宗連忙說道：「唉呀，客氣的是李爺，不瞞李爺說，在這之前已經五艘漁船經過了，卻沒有一艘過來，我們剛剛已經在想著要是入了夜該怎麼辦，我跟表弟還不打緊，但我們還帶著個姑娘，那可真不好說，幸好李爺停下來。」

幾人就著香月湖的風景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，很快的，陸盛杏發現解木跟朱光宗似乎挺能玩的，例如隨口說出「沉月湖的魚可比香月湖的好多了」，沉月湖是什麼地方，她從沒聽說過。

前世被規矩壓身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然而卻是那麼悲慘的病死，今世她不想守規矩了，別拿《女誡》給她穿小鞋，她要過得跟男人一樣自在，以前沒看過的全部要看回來，沒玩過的、沒經歷過的，都要補償回來。

她實在忍不住了，於是開口問道：「不知道解爺跟朱爺覺得京城哪兒好玩？不瞞兩位，我剛好最近有些時間，想到處走走。」

朱光宗一拍大腿，「李爺可問對人了，我比表弟什麼都比不過，但要說玩，我在京城說第一，可沒人敢說第二。」接著他說起了京城諸多好玩之處。

但他說的那些寺廟啊、熱鬧的街市，陸盛杏都沒什麼興趣，覺得太普通了。

後來解木說起了山水湖泊，她的神色便顯得在意許多，連忙問著他說的那些地方在哪裡，一天能否來回？要走路？得爬山？不怕不怕，就怕不好玩。

解木見她眼睛睜得圓圓的，兔子一樣綿軟，更是侃侃而談，同時他也覺得自己奇怪，什麼時候他這麼健談了？這姑娘穿著男裝都這樣可愛，不知道穿起女裝會是如何？想想又是一驚，覺得自己未免輕薄，定了定神，專心說風景。

一路說起風景，時間便過得快了，漁船沒多久便靠了岸。

解木再度致謝，「多謝李爺，希望還有機會再見。」

既然看出對方是姑娘家，自然不能問住在哪兒，要上門答謝云云，雖然他對她印象極好，但若是問出口，恐怕她要對自己印象不好了。

若有緣，自然能再見。

「幾位還是快點回府休息吧，衣裳怎麼說都過了湖水，還是快些換下來，免得過了寒氣。」

「多謝李爺關心。」

陸盛杏一笑，正打算轉身離開，卻聽到啜泣聲，她轉頭一看，天哪，那位朱大小姐不知道為什麼哭了起來，接著又看向解木，發現他對她露出一絲苦笑。

她也懶得問這麻煩精到底怎麼了，反正又不關她的事情，她裝作沒看見也沒聽見，扇子一收，「舜英，舜華，走。」

那日就是一個小插曲，陸盛杏也沒想太多，解木三人中，反而是朱大小姐給她留下深刻印象。

過幾日，李氏從玉佛山回來，陸盛杏中午過後就在春和院等著，母女見面自有一番親熱，至於珮姨娘、申姨娘、焦姨娘自然很識相，知道太太跟小姐肯定有體己話要說，都在門外等著。

李氏梳洗過後，第一句話就問徐嬪嬪李娟娥現在住在哪裡，她雖然人在山上，但家裡發生什麼事情，女兒自然會派人送信給她。

徐嬪嬪躬著身子，恭敬回答，「大老爺在烏律巷給她買了一進的宅子，有幾個僕婦在伺候，老太太也會派人過去看。」

李氏嘆了一口氣，「也好，雖然大房添子是好事，不過娟娥這樣做，我也是挺難過的。」

「族小姐說等太太回來，想上門跟您磕頭，太太是見還是不見？」

「怎麼說她也懷了大房期待已久的孩子，總不好一直這樣下去，過幾天讓她來磕頭吧。」

陸盛杏卻道：「娘，別見她。」

李氏笑道：「怎麼啦？當年珮姨娘懷上的時候妳不是挺高興有弟弟妹妹的，珮姨娘後來生下勝崎，妳還惋惜說怎麼沒把妹妹一起生出來。」

陸盛杏聽到母親提起這件事，不免有點臉紅，「珮姨娘是母親允的，那怎麼一樣。」

接著她又對著外頭喊，「珮姨娘妳進來。」

珮姨娘馬上進來行禮，「見過太太，見過大小姐。」

「母親想讓李娟娥過來磕頭，妳把事情說上一遍。」

珮姨娘馬上跪下，「回太太，那可萬萬不行，那女人根本沒有懷孕，是想藉著跟太太獨處，誣陷太太害她滑胎。」

李氏的笑容猛地一僵，她是敦厚，但不是傻子，只生了一個女兒也穩坐大太太的位置，可不是憑著善良，「起來說話，妳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是。」珮姨娘站起身，「那女人一住進府裡，大小姐便讓婢子盯緊她，又給了婢子一筆銀子，把她身邊的人全收買了，那主意就是她的奶娘給幫忙出的，原本想著假裝有孕成為姨娘，卻沒想到老太太只同意收成外室，但若幾個月後沒有孩子，無法跟老爺交代，那奶娘便出了這主意，藥也準備好了，等到了太太這裡，吃了太太的東西，她就偷偷把藥丸吞下，便會腹痛出血，症狀一如滑胎。」

李氏閉上眼睛想了想，接著睜開眼睛吩咐道：「徐嬪嬪，妳明日拿一百二十兩過去，一百兩給她，二十兩賞給奶娘，當下人的面跟那奶娘說，外室吃的東西她都得先過口，孩子若有半點差池，我便算在她頭上，再找個理由不准她出門。」

徐嬪嬪躬身道：「是。」

李氏揉揉額角，遣了珮姨娘出去，又朝徐嬤嬤說道：「把晚飯布上來吧。」當家多年，她自然不會讓一件事困住自己，何況跟女兒又是三個月沒見，說說笑笑一陣子，春和院花廳上的氣氛便已經不同。

她一直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只要心存一絲善念，終能化險為夷，如今不就是嗎？雖然讓李娟娥鑽了空子，可多虧女兒覺得不安，讓珮姨娘盯著，在起風波之前就先把事情壓下去，她倒要看看幾個月後李娟娥拿什麼跟陸家交代。

陸盛杏見母親心情轉好，便說起昨日遊湖所見，還把朱大小姐當時的模樣模仿了一遍。

李氏笑罵道：「妳這丫頭，別這樣調皮。」

「娘，我可沒誇張，那朱大小姐真的是這樣，大家正在說著客氣話，她卻突然哭了，真是嚇死我了。」

李氏夾起一塊蒸魚放入女兒碗中，「她那個表哥沒趕緊哄她？」

「我看那表哥對她沒意思呢，不過他明明不喜歡人家卻還帶著她出門，可見有些事情輪不到他作主，但他至今還沒被迫娶了那個表妹，想來他還是有點辦法的。」

李氏一聽女兒似乎對那個叫解木的人印象還不錯，頓時來了精神，「盛杏，妳是不是覺得他人挺好的？」

陸盛杏很機警，馬上知道母親在想什麼，「娘，我回家才半年呢，祖母都答應我開鋪子了，您就別想這麼多。」

「唉，雖然做媳婦的不該說婆婆，但妳祖母也不知道在想什麼，妳才十八歲，趕緊再許一門親才是正經，怎麼答應妳開什麼鋪子，這樣搗鼓下去不知道又要花多少時間，娘就妳一個孩子，想看妳成親生子，一世和美。」

「我啊，不用成親生子，有銀子就能一世和美了，蘇樹給了我兩千兩，若是坐吃山空，未免浪費我三年光陰，何況我可讀了不少書呢，不學以致用不是太可惜了？」

李氏有點生氣了，「那怎麼一樣，女人家終究還是要有個丈夫。」

有個丈夫又如何，要是像爹爹那樣好騙怎麼辦？爹爹人不壞，但就真的太傻了，這些年來都是靠著娘支撐著大房。

陸盛杏想是這樣想，卻知道說出來會惹娘不開心，於是沒講，「娘，先讓我賺錢吧，等我有錢就招贅，到時候我大肚子時您在我身邊照顧，我生孩子時您在我身邊照顧，能看著孫子牙牙學語，慢慢學走，我跟孫子都在您跟前，那不更好？」面對女兒一臉笑咪咪，李氏也氣不起來了。

女兒嫁入福泰郡主府三年，一次也沒回來過，連回門這件事兒福泰郡主府的人都沒放在心上，那三年她真是想女兒想得不行，若是照女兒說的招贅，女兒就在跟前，想見就見，好像也挺好的。

「娘，先把這件事擱著，我記得申姨娘家裡是開茶莊的，對吧？」

「是啊，我們家喝的茶都是申家茶莊的，申姨娘是庶女，怎麼了？想開茶鋪子？」

「不是，」陸盛杏又問：「焦姨娘家裡是開點心鋪子的？」

李氏笑了，「怎麼啦？」

「我在福泰郡主府看過一本《茶經》，上頭說茶不只可入藥，還能入食，喏，我們不是吃過茶葉蛋嗎？我便想著如果將茶加入點心會怎麼樣，像我吃的荷花酥，若有茶香，感覺好像也挺不錯的。」

李氏想了想，吩咐道：「徐嬤嬤，把申姨娘跟焦姨娘叫進來。」

當年李氏生了陸盛杏之後大出血，大夫說了不能再生育，於是她打聽了兩戶人家的女兒特別會生兒子，陸續迎了申姨娘跟焦姨娘，卻沒想到都沒動靜，也給自己的貼身丫頭小珮開了臉，大房卻依然沒有喜事，直到多年後小珮才終於懷上，李氏想，無論男女都是好事，於是也沒等孩子出生，就抬了小珮做姨娘，足月後瓜熟蒂落，生下陸勝崎，與陸盛杏足足差了十一歲，是大房唯一的男孩子。

至於沒生育的申姨娘跟焦姨娘便只是過日子，深宅女子，沒生孩子，又過了爭寵的年華，也不能怎麼辦。

主母回府，幾個姨娘都在外頭候著，徐嬤嬤一去喊，申姨娘跟焦姨娘就進來了，跟李氏問了安，乖乖在一旁等著。

陸盛杏說道：「有件事情我要交代妳們去做。」

焦姨娘跟申姨娘互看一眼，都不知道什麼狀況，只能雙雙回道：「請大小姐吩咐。」

「我就說白了吧，祖母同意我開鋪子，我打算賣茶點心，以茶入點心，妳們呢，一個是申家茶莊的女兒，一個是焦家糕餅的女兒，我便拿荷花酥來舉例，做荷花酥時加上不同分量的青茶，看看哪種最好吃，當然不只青茶，白茶、紅茶、綠茶、黑茶都試試，若是綠茶最好，便把全部的綠茶，像是蓮心茶、毛尖茶等等都給試上一次，務必挑出最適合荷花酥的茶香，這樣可懂？」

兩人都是商家出身的孩子，又是跟自己本家事物相關，自然是懂得。

陸盛杏見兩人點頭，很滿意，商人家的女兒梳理起事情來真的快很多，「這活兒不好佔據大廚房，就到渥丹院後頭，反正我院子裡有井水，起個灶也不是難事，明日妳們帶幾個嬤嬤上街把東西備齊了，這便開始，還有，將來若是鋪子開了，淨銀會分上一份給妳們，妳們若是想去鋪子幫忙，我也會跟祖母說一聲。」

申姨娘跟焦姨娘一聽大喜，「謝謝大姑娘。」

姨娘就是下人，大姑娘就算什麼都不給，她們也是得做，現在不但可以分上一份，還可以去鋪子幫忙。

陸老太太跟太太都是好人，老爺雖笨卻也不難伺候，沒什麼好抱怨的，但待在府裡實在太悶了，若是能去鋪子做事，日子倒是可以過得充實一些。

兩個姨娘有了動力，辦事情自然很快，隔天市集一開就帶著嬤嬤出門去了，申姨娘直接回娘家，讓哥哥把茶都打包一份，銀子自然是陸盛杏出的，焦姨娘也是，直接回娘家買了麵粉跟糖，至於蒸籠擀子那些，則讓相熟的店鋪送過來。

很快的，陸家上上下下都知道大姑娘在自己院子開起點心灶子，二房原本還擔心會有一堆點心做出來讓他們幫忙試吃，卻沒想到吃不完的都拿出去分給街上玩耍的小童了，倒是白擔心了一場。

趙氏尤其好奇，去了渥丹院一次，甯嬤嬤藉口大小姐不在，只讓她在大廳待著，不讓她去後院，趙氏沒辦法，只好悻悻然離開了。

湖岸客棧的雅房中，陸盛杏帶著十五歲的堂妹陸盛梅，叫了一兩的席面。

陸盛梅說有事情要告訴她，但打死不肯在家裡說，她知道陸盛梅擔心隔牆有耳，只好找個出去逛逛的理由把人帶出來，陸老太太也沒多說什麼，只交代讓丫頭跟緊點。

陸盛梅看起來略顯緊張，「大姊姊，我、我不是故意要找妳麻煩，只是這事情真不能讓其他人聽去。」

陸盛杏微微一笑，「放心吧。」

陸家雖然是兩房，但陸老太太睿智，早在幾年前就開過祠堂，也跟宗親說明，若是將來分家，財產由陸大禮分成兩半，但是由陸二禮先選要哪一半，老大有分配權，老二有優先選擇權，不用怕不公平，所以兩家人一直以來都算和睦。

「大姊姊可別笑話我……」

「妳啊，我們只跟祖母說出來走走，最晚未正時分一定要回到家，若是妳遲遲不說，大姊姊可沒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又帶妳出來一次。」

她是嫡女，也是下堂妻，出門方便得很，陸盛梅卻是待字閨中的庶女，偶爾出來一次可以，可是短時間內可不能一再出門，就算祖母同意，要是惹得趙氏不高興，陸盛梅跟呂姨娘都沒好果子吃。

「那我說了。」陸盛梅捏著帕子，耳朵一下子紅了，「最近大哥在說親，母親也讓媒婆幫忙相看有沒有合適的人給我……」

陸盛杏知道這件事情，家裡最近媒婆來得勤快，趙氏也忙得比較少打聽渥丹院的消息。「那不是挺好的嗎？我十五歲時都嫁人了，妳今年也十五了吧，若是最近能說定，年底前成親，倒也不算太晚。」

「不，不是……」

陸盛杏看這大妹妹的臉色紅了又白，十分驚扭，腦海中突然一個念頭閃過，「妳是不是有中意的人選了？」

看陸盛梅不說話，她就知道自己猜對了。

陸盛梅正值情竇初開的年紀，趙氏對庶子女的管教又一向不上心，遲遲不給說親，這麼一耽擱，陸盛梅有了喜歡的人也不意外。

只不過閨閣女子能識得的人有限，陸盛梅可別被什麼奇怪的人給騙了去。

她在福泰郡主府時就曾經聽說過，四房管家的兒子拐了四房的二小姐，四太太覺得丟臉又生氣，曾經不只一次到郡主府跟福泰郡主這個妯娌訴苦，人人都知道那管家的兒子只是貪圖蘇家的嫁妝，只有四房的二小姐以為兩人是真心相愛。

陸盛杏放下筷子，不想太嚴肅，怕嚇到她，「是誰？」

「是……是……」

她聲如蚊蚋，陸盛杏聽不清楚，只好安撫道：「這不是在家，不用怕，若我連誰都不知道，怎麼幫妳去跟祖母說？」

「是……趙家的表哥，趙棋。」

趙氏的姪子！

陸盛杏稍微放心了，趙家親戚頂多就是比較窮，但要說壞，還真的沒有太壞的……

但她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又問道：「是那個旁支的趙棋，對吧？」

陸盛梅紅著臉點點頭。

趙氏自覺嫁得好，因此娘家有什麼婚喪喜慶都熱烈參與，還把二房的孩子全部帶過去好彰顯自己大度又賢慧，所以二房幾個孩子跟趙家的嫡支旁支都是一年見好幾次面的關係。

「大姊姊提醒妳一下，他家……家境不太好。」陸盛杏說得婉轉，「而且妳是姨娘所出，嫁妝就五百兩，叔娘不可能給妳添妝，呂姨娘怕也是能力有限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換個能住人的地方大概就去掉三百兩了，但趙棋不知道哪天才能高中，也許就是一輩子秀才。」

「我也知道，我原本讓他自己來跟母親提親，但他卻說家裡窮，怕耽誤我。」陸盛梅堅定的又道：「如果他沒那個命，我也陪他。」

陸盛杏不由得笑了，「是嗎？」

陸盛梅見狀，臉又紅了，過了好半晌才點點頭。

「那好吧，我找個機會幫妳跟祖母提，妳是庶女，叔娘大概也不會太反對，我的離緣金不少，等妳出嫁時，再給妳添個一百兩。」

陸盛梅喜笑顏開，「謝謝大姊姊。」

「高興了？」

「大姊姊別笑我。」

陸盛杏看著堂妹紅撲撲的臉，臉上也禁不住笑意。

前生趙氏將陸盛梅說給了一戶姓卓的米糧中盤，陸盛梅連生三女，被夫家嫌棄得很慘，丈夫後來甚至寵妾滅妻，陸盛梅雖是正門太太，卻過得不如妾室。

原本她也盤算著最近要提醒一下祖母，讓祖母自己替陸盛梅說親，最好說低一點的門戶，這樣即使陸盛梅的肚子不爭氣，人家好歹看在陸家的分上不敢太過，現在她既然已經有了心上人，能撮合兩人自然是最好的。

「大姊姊會不會覺得我臉皮太厚了？畢竟姑娘家是該矜持些。」

「是挺厚的，但厚得好。」陸盛杏起身走到堂妹身邊，握住她的手，「人就這麼一輩子，既然彼此有意，又何必放過？他會怕耽誤妳，那就是真心喜歡妳，古人不是說了嗎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，好好珍惜緣分，我定纏到祖母同意。」

陸盛梅害羞的點點頭。

「好啦，事情解決了，我們快點吃菜吧。」陸盛杏回到原本的位子上，拿起筷子，

「再不吃都要涼了。」

陸盛杏本就喜歡美食，陸盛梅放下心中大石，吃得更是高興。

用完飯，兩人出了雅間，剛好隔壁也出來兩個青年，其中穿著黛色袍子的人神清俊秀，極為面熟，不是解木又是誰？

陸盛杏本想裝作不認識，未料朱光宗叫了出來—

「欸，這不是李爺嗎？」

她真服了朱光宗，她現在明明頭戴珠翠，身著三層襦裙，十足女子打扮，居然還

叫她李爺？她現在是陸家大小姐，加上帶著陸盛梅，實在不好多說，於是只微微頷首，便帶著妹妹跟丫頭們往樓梯去。

下樓梯時也不知道哪來的想法，她突然回頭，迎上的是解木含笑的目光。

他在看她！

陸盛杏突然覺得耳朵有點熱，連忙轉過頭匆匆下樓梯。

眼見佳人離去，朱光宗忍不住撞了撞解木的肩膀，「人都走了，還看。」

「原來是下堂妻啊。」

兩個雅間就隔著一道簾子，說實話什麼都擋不住，他便是聽得聲音耳熟，覺得其中一人是李姑娘，這才聽準時機跟著一起出來的，跟他想的一樣，她穿起女裝比男裝打扮時可愛許多，圓溜溜的眼睛，鵝黃色的對領襦裙，更像一隻兔子了。

朱光宗調侃道：「怎麼，是不是有點失望？」

「有什麼好失望的？」

「下堂妻啊，可不是黃花大閨女。」

解木哼了一聲，「我要是希罕那個，早就妻妾滿堂了，何必等到現在。」

朱光宗不懷好意地笑道：「那你希罕什麼，說來聽聽？」

「說了你也不懂，走吧。」解木一收扇子，打算下樓結帳。

他希罕的是女子有見識、有眼光，不要狹隘，剛才李姑娘的一番話，還真是威風凜凜，一般姑娘家要是聽到妹妹有意中人，那還不大驚小怪的，李姑娘卻有趣，先是很現實的點出對方家境不好，知道妹妹心意不變，便支持她追求幸福，還要把自己的離緣金給妹妹添妝。

哪個和離婦不是遮遮掩掩的過日子，她倒好，還女扮男裝遊船；哪個和離婦不是握緊手上金銀，她倒好，還給妹妹添妝，真是好氣度。

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，有女同行，顏如舜英，她連丫頭的名字都取得這樣別緻有趣。

這樣的女子，他喜歡。

這次她妹妹在身邊，不好節外生枝，若下次再見，他定要問清楚她是哪個李家的小姐。